晉綏日報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地址：山西興縣

第一五〇六號　原名：抗戰日報

新書廣告

地主和長工

——民間故事第三集——

全書內分雇工和地主的鬥爭，地主剝削人的醜惡相，生產發財勞動爲榮的有趣故事共二十一篇，話句通俗、生動，富有階級教育意義，是目前土改中，幹部和群眾學習的一個好材料。定價：一三〇〇元。

晉綏新華書店

快來認領

敝號於本月十六日，拾得驢一頭，紫紅色母驢，帶有鞍子（鞍子外面是用麻袋包裹），希失者速來認領。

右玉五區米家莊南村下油房

郭英魁同志：

（婁城縣東泊村人），你家裏來信找你，望見報後，給家寫信，我在晉綏軍區司令部工作，也望來信。

王思明

臨縣秦家坪土改中

整頓農會改進領導

積極聯合中農肅清地主份子　民主選出的農委都是貧僱農

（本報訊）臨縣五區秦家坪村農會，在土地改革中，經過群眾長時期的醞釀、商量、檢查後，進行了整頓，新選出之農會領導機關——委員會，正積極領導全村農民對被清算的地主階級實行監督，並加強生產領導。

「翻底子」檢討過去

整頓工作由貧農小組首先進行醞釀研究，然後通過一般農會小組，對過去的農會工作及其組織領導，作了一次「翻底子」的檢查。過去農會最大的兩個問題是：第一，在農會組織裏，混進了不少地主成份的會員；在農會的工作中，竟給地主辦了許多事情。有一年，敵人「搶荒」，搶了農民的種籽，政府撥了「災糧」幫助農民耕種，結果農會幹事孫樹銀卻將大部給五家地主頂了公糧，全村只有三家中農，二家貧農（也不是最貧苦的農民）貸到一點。在減租回贖中，雖然幫助（實際是包辦代替）農民減過一些租，回贖過一些土地，但幫助地主隱瞞的事情也發生不少。如農會幹事劉昌銀說：「那時不懂階級，不管誰，反正有回贖關係的就回贖。」有些上級同志也一樣，地主劉賜福對縣上，一次就贖了地主劉保賢的水平地二十三畝（贖後馬上又賣了）。同時，農民和農民的也一樣同贖，可把階級鬧了個亂。」類似上述沒有階級觀點的現象，同樣發生在優抗代耕、優屬等其他各種工作中。第二、農會工作變成了農會幹事一人的工作，凡事命令包辦，從來不和群眾商量，因而發展了自私自利，嚴重地脫離了群眾。同時，農會幹事都由行政村指定，沒有經過會員自己的選舉，結果是農會幹事面向村公所和上級，而沒有面向農民，對下級只有「命令」二字，因而造成了農民對農會幹事的對立，農會徒具形式，農民們並不把農會看成是自己的組織和力量。

民主審查每個會員　把地主份子趕出去

經過翻底子後，農民們決定嚴格審查會員，並徹底改造組織領導。審查會員由貧農小組開始，然後召開一般農會小組會，一個一個作初步的檢查，最後召集全體大會作最後審查。在開大會的一天，過去混進來的地主份子及一些表現不好的會員都來參加會議，農民們當場把地主份子趕出會場，大家一致喊出：「農會是咱農民的，地主滾出去！」會上對表現不好的會員進行了嚴格的審查和教育。在聯合中農的精神下，一個中農會員孫有保等缺點與錯誤很多，在群眾指出他許多自私、不讓人、沒覺悟和地主拉關係後，仍同意讓他參加農會，在家裏（指農會）進行教育，增強自己的力量。大會又新接收了四十六個會員，內有婦女二十九人（三個小組），青年八人（一個小組），使農會擴大了一倍多。並當場選出小組長，共七個小組，一個貧農小組（同時分散參加各農會小組。）

改幹事制爲委員會制

貧農劉喜福被選爲主席

關於農會領導問題，針對過去農會幹事一人命令包辦、自私自利、脫離群眾，只向村公所負責等錯誤和缺點，會員一致要求採取集體領導，改幹事爲委員會制，設一主席，委員由全體會員自己選舉，結果全村公認最好的幹部，民兵分隊長劉喜福（貧農），被選爲農會的主席，五個委員及二個候補委員，計有農婦三人、青年一人、農民四人，大多數是在這次土地改革中才被人注視的最貧苦農民，如孫振恩、孫兆富、白汝貴，過去在村裏沒有一點地位，但他們卻都是貧苦的農民。新的農會委員會產生以後，半個月以來，主動處理過許多事情，主要有：

加強內部教育

一、分配階段中留下的一些零碎問題，如南莊村移給本村十幾畝土地劃分問題；牛及大車（鬥爭果實）由小股合成大股；個別對土地有意見之解決；對光要好地不要壞地的個別農民，進行了群眾性的說服教育；分地主瓦片時，因疏忽而發生群眾不滿之適當處理等等。

監督地主階級

二、對地主階級實行監督，如地主劉昌林，未經農會和群眾，私自種了僱農劉繼榮的（本人已去中陽）的一塊山地，農會委員會立即召集小組長會，同村主任分隊長等幹部開會，一部份會員亦自動參加，對地主劉昌林展開鬥爭，說他至今還看不起群眾，還想欺壓群眾，地主劉昌林承認自己是「灰鬼」，要求農民寬恕，最後把已翻上的，理創耕牛工具等條件交給農民耕種，並保證伺拍與製四次。對監督地主，會員們已自動關起案狀，地主的一舉一動，都能反映出來。

積極領導生產

新農會委員選出，非常透明，全村八條牛趕早換夜搶種或補種，委員們隨時檢查督促，討論耕種，該村農民的土地，在土改中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七以上，但在緊張耕種下，現在只留二十六畝牛種糜麥的山地未種（都已鋤過）。爲求不荒地，富農劉繼榮等現在該村的十二畝平地，十三畝山半地，委員們亦積極發動農民在群眾大會上報名承種。對地主未下種之遠山地，亦限定日期下種，否則決予以罰。此外規定出辦法，不准鋤小路，搶踏莊稼。在進行上述工作中，孫振恩、孫兆富等委員，過去不敢說話的最老實貧苦的農民，都能主動積極提出辦法，講公道話，使問題均能在群眾大會上合理解決。（樹民）

臨縣都督村在群眾壓力下

地主向農民具結

不進行破壞活動

（臨縣訊）一區都督村群眾於六月二十六日舉行座談會，一致認爲要本村被鬥爭清算的地主具結，保證不做破壞活動，隨即將被鬥爭清算的十戶地主全家找來，由農民向他們提出（一）勤勞生產；（二）服從群眾；（三）執行民主政府法令；隨即由十戶地主一一承認，並向農會及民主政府具結：「如因心懷不滿，造謠生事，或發生任何破壞群眾利益，違抗政府法令的言論行動，情願受到群眾和民主政府的嚴厲制裁。」一僅十戶地主中，凡年滿十六歲以上的男子，都一一具結畫押。最後群眾並提出警告：「不能看地主們今天大會上接受的好，主要還得看日常的實際表現。」（葉石）

寧武各級機關實行整編

編餘人員大部回家生產

（寧武訊）寧縣各級機關已進行了整編，縣府民政、教育、司法三科合併後，科長科員僅留五人，教育科長調任一區區長，科員任區助理員，通訊員減了三人，僅留二人。貿易局營業員五人，並加派生產股的幹部，原來設於二、四區兩個支店亦撤銷，合併於縣局。新華書店支店撤銷後，幹部調往郵政局。兩個完小及各村小學一律停課後，部分好的教員調作行政村書記工作。行政村幹部由四個吃糧的減爲三個，吃糧數目由每月六十斤減爲四十五斤。這樣精簡後，群眾負担大爲減輕，僅貿易局所僱五個僱員，每月即節省了一百四十餘萬元。行政村幹部及吃糧減少後，全縣每年可減少六萬三千斤糧食的支出。現編餘人員除個別送訓練班學習外，全都安置回家生產。（週銘）

文水上河頭

農會副秘書李振唐

伙同本族貧農多人參軍

（新華社交城訊）文水上河頭村農會副秘書李振唐及其叔姪弟兄十二人，一起參軍。在前年文水廣大村鎮解放後，李氏叔姪弟兄即積極參加了民兵，在將近兩年的對敵鬥爭中，活躍在六區民兵參戰隊裏，曾先後捕捉與擊斃敵偽軍及特務等近三十名，繳獲步槍十幾枝，鄉縣公路一個。今年舊曆年關除夕晚上，他們十二人乘敵人警戒疏忽，突入明陽村據點，生擒「復仇隊」一隊長，駐紮該村的四十多敵人聞風竄回城內，該村當告光復。李振唐叔姪弟兄是上河頭村貧苦農民，土地改革中的積極份子，於參武村林設政權時，選爲村長，李振唐任農會副秘書，李振堯往關中任隊長。由於他們的堅決戰鬥，使閻匪偽軍特務恨心其家園，頭冬以來其家被抄過三四次，鍋碗無存，十人被迫逃避山中。但他們的鬥爭決心更加堅定，於六月中十二人毅然參軍了。（路帥、本）

嵐縣北關村二地主

偽裝貧農混充民兵

整頓民兵中將他們清洗了

（嵐縣訊）北關行政村，清洗偽裝貧農，混入民兵組織的地主賈祿、林俊。該二地主過去勾結某保解放後，混入民兵，利用合法地位，破壞工作。前年冬季，賈祿因爲與人合作，糧食被搶，曾和人鬧過一陣，他即向地主林俊告狀，林俊便向賈祿說：「老百姓要清算你呢！」於是他們就想辦法，在會上說賈祿是好貧農，將他們說成貧苦人，仍然沒交出土地，賈祿把牛給了地主賈光林，賈光林交出了地主某地主賈某，今年三月鬥爭地主時，他裝肚痛就跑了，他給地主通風報信，地主們乘機轉移銀錢，換上破爛衣服，在這次整頓民兵組織時，群眾揭露了他們過去的這些罪惡，他們地主們都知道這一件工作非搞不可，民兵們說：「咱們過去是狗日的地主混進來了！」當場將賈祿和林俊二個偽裝貧農混充民兵的地主開除出去，送交群眾處理。（牛貴福、謝增明）

尋人

王（繁）……，形……你借……

路……三……二十作家後，如有信者，務來……。

薛（……）現，龍三……，在來信……

何……村十五五……三……一……

劉……（大一區二會）……十八……後見信……

林（……）小……五……年……入一……家有者。四……

偏關城關貧苦群衆

向地主富農調劑糧食

解救眼前困難加緊夏鋤

（偏關訊）城關群衆向地主富農調劑出了一部糧食及佃戶地主欠佃之舊欠公糧，解決夏鋤口糧困難。在青黃不接之際，全行政村七六三戶人家中，口糧困難無法自己解決者就有一七〇戶；（包括手藝工人、僱工、貧農、赤貧等階層）其中一部無勞力的貧農貧民，如果目下不設法解決，就有飢餓危險；因而使一部貧苦農民生產受到影響。南關貧農李官保有三口人，耕種三垧地，因無口糧，逐日打短，不能按時作務自己的佃地。貧苦煤工樊三，去冬土改中分得一畝水地，兩垧旱地，亦因口糧困難，打短供嘴，不能好好作務。在此種嚴重情況下，群衆迫切要求解決口糧問題，各村各組（城內以組爲單位）召開農會及缺口糧的貧農貧民會議，進行討論，提出向地主富農調劑糧食。在莊窩、寨子上兩村討論中，大家說：「咱們城關沒鍋倉，要不往死賑的話，就得向地主富農來調濟。」各村貧僱農和工人等基本群衆即研究決定調劑對象及數目，共向八戶地主和富農調劑出五十五石（小石）小米，並但要了地主大商舊欠公糧七百多斤。爲了統一的有計劃的發放，經過民主討論，逐戶研究，目下無一點口糧者每人每日以小米半斤借給；其他按實際情況討論分發，現已給五十七戶最沒辦法的貧苦工人貧僱農一八七口人，發放小米九六二斤。口糧困難解決後，農會提出了：「雖有吃的，趕快鋤個，保證不荒一垧青苗」的口號。莊窩、寨子上兩村群衆說：「今年口糧困難，給咱往出擱吧」，兩村婦女大部下地，帮男子鋤苗，現全行政村的穀子已全部鋤完頭次。（王政、郭紹棠）

靜樂羅家岔

清理貪污舊欠公糧　解決群衆口糧困難

（靜樂訊）羅家岔村群衆在檢查中，整理出舊欠公糧。群衆提出前中隊長顧進山（早已撤職）包庇地主富農給減免公糧等罪行。他爲了與一家富農的女兒通姦，四四年給這家減了公糧。地主欠下公糧，他不要，基本群衆只欠下一點，他就逼着要，逼的農民蘇林只沒辦法，賣了三垧青苗交了公糧。去年政府減免公糧時，顧進山與糧秣小組長李三平將一封建富農之舊欠公糧，移欠到他們名下，準備減免，從中貪污。群衆對這些事情很痛恨，但怕報復，不敢說，影響了生產情緒。此次群衆一一將其罪實提出，清算出其貪污糧五百斤，又要出地主富農留欠公糧五百五十斤，由群衆民主討論，貸給二戶貧苦抗屬、七戶貧苦農民。（段金爲、王鳳貴、雷振智）

大嚴備鎮召開代耕戶會議

決定給抗屬包工夏鋤

（神池訊）大嚴備鎮檢查代耕工作，同時組織包工夏鋤。該村過去代耕主要缺點，是按全村牛犋多少平均攤派代耕數目，全村計有牛三十四犋，給八戶抗屬代耕地五十三垧，每犋牛耕地一垧半，幹部爲省事，不按具體情況組織，就按門子把牛犋派下去，發生了不公道現象。本來代耕應依抗勤計算，但郭丙牙應派抗勤工已出完，仍按每犋一垧半代耕；張玉的抗勤工根本沒出，代耕仍是一樣。在耕作方面，張金給抗屬張三仁代耕扁豆，在耕時剩下一塊，回來也不說，也沒給再耕就完事；張紅旺代耕蕎麥兩垧，另空一垧地翻了半垧，一垧半的穗籽都了一遍，不勻也不管；宮六毛代耕麥二垧，在下種夜麥時期，他不給耕，幹部也不督促，結果時間過去了，幹部才發覺叫改種了糜子。針對這些缺點，遂召集了代耕戶檢討了自己代耕的錯誤，郭全等都檢討了自己不公的現象，同時檢討負擔抗勤工。張玉自己願補六個工。決定按抗勤負擔的多少，實行包工代鋤。並具體規定：山藥鋤二次，一垧兩個工；莞豆、蘿蔔一垧一個工；穀子鋤二次，一垧四個工；固定五人包工一垧。（郭不烈、郭倫）

五垧地的周折

季夫

保德三區胥潤圪塔自然村二十九戶人家中，四分之三以上是外地移來墾荒的貧農，其餘的也只是剛翻身稍稍好一些的下中農。因爲在搶耕搶種不荒一垧地的號召下，發揚階級友愛，全村耕牛、籽籽、人力互助等問題，都已得到解決。祇是抗軍吳三寸的五垧地，如何補種，卻費了一些周折。吳三寸原爲公安局警衛連戰士，家有一個六十來歲的養父吳起應老漢，然而也早已與三寸子另居了；此外還有一個婆姨、一個娃娃。他們共有山梁地三十來垧，能務種的也不過二十來垧。歷年來，二十來垧山梁地中吳起應老漢自務近堖八垧，他婆姨自務門前地四垧外，餘者由村裏人替他包糧代耕。不料今春三寸子開小差回來，不但不聽衆人的勸說，不去歸隊，且於月前悄悄的帶上婆姨娃娃，丟下年邁的養父吳起應老漢跑了，到處訪問也訪不着。因此，他的五垧好地，無法下手耕種。吳起應老漢在一次農會上大聲的說：「我給由來慣個小子，是滿想他給咱養老的，可在他心思裏，總忘不了綠當兵。（按在抗戰初年，兒女多的人家，爲躲避兵役，把自己親生兒子羅出出去的很多。）如今他當了幾年兵，又悄悄跑了。他的地還是我自己的地，我是務種不過來，衆人誰願務誰務。荒在那裏總不好，少打糧食是咱們村吃虧。」大家聽了吳老漢的話後，對吳三寸的行爲，誰都是不同情的。於是經了一番翻覆詳細的檢討之後，這五垧地就決定了由「窮人狀元」劉三奴子、王虎樂、馬虎挑、劉如成、康六和抗屬薛六十二等六人來合種。籽種由農會借出一斗，秋收後補還。決定之後，民兵分隊長吳補孩同志說：「我看五垧地，六人種，籽算一定不會多。」恰巧他自己也還有二三垧地沒耕過來，家裏人口少，負担也輕，自願拿出一塊近地來調劑給較好的貧農康六孩種，那五垧地就讓那上述的五人合種。補孩一提，大家一致愉快的通過了。末了，大家說：「如果吳三寸自已認識，有一天回來歸了隊，他婆姨和娃娃的生活，沒問題，衆人一定要共同幫助解決，那怕每家擠出升升合合來，也決不讓他們先受飢挨餓。」吳起應老漢聽了，也隨着衆人滿意的點點頭，認爲這事辦的很對。至於三寸子婆姨自務的那四垧地，青苗已上來了，大家決定由農會派工幫着鋤，秋收顆子給吳老漢。

靜樂闇林溝群衆

決議禁走小路

（靜樂訊）四區闇林溝村群衆會上，大家一致決議嚴禁走小路，並訂出村公約來保證。按走小路之處，多是平地，本村以五條小路計算，一年要少收十大布袋山藥，如是穀子，要少收一石多穀，的確是一大損失。（劉榮璇）

汾西陳勝花布莊

購買種籽　貸給群衆

（汾西訊）陳勝花布莊，爲幫助群衆解決缺糧中種籽困難，特購買一百萬元的穀子、玉茭及各種小日月莊稼種籽，無利貸給貧苦農民。（王毅）

偏關城關

水委會管理不力　澆水爭執紛起

（偏關訊）城關水利委員會管理不周，因爭奪澆水，時常發生鬥毆和浪費勞動力的現象。該委員會雖曾規定以水牌輪流澆水制度，但從來無人檢查，澆水秩序紊亂，水閘的地澆了，再澆，有的已經澆了九遍，而水尾上的地只澆了三次，田禾大受影響。爲了爭奪澆水，時常發生吵嘴打架的事，最近竟發生四五十人集體打官司的事件。在這種情況下，街公所特召集水利委員會研究並檢討了過去的工作，改善了原來不科學的輪水制度，重新劃分地段，編了新組，規定了澆水的時間，爲了嚴格執行規約，由幹部親自檢查（編者按：應由群衆自己負責檢查，幹部從旁幫助）。群衆對此決定都表滿意。（王政、郭紹棠）

× × ×

岢嵐五里水自然村

地主曹銀堂偷賣好地

發現後暫分出四垧給四戶貧苦農民

（岢嵐訊）五區下石溝行政村所屬五里水自然村檢查中，發現貧苦農民白二拴等四戶缺好地及耕牛困難；另外，又發現地主曹銀堂正偷賣好地，及其餘地主、富農亦有剩餘牛工。該村領導上當即將曹銀堂非法偷賣之土地，暫分出四垧，又向地主、富農調劑出牛工四個，解決了他們四戶的生產困難。（柳廷榮、高明、趙存東）

五寨孫家坪

檢查搶種

幹部缺乏階級觀點

不管對象有求必應

（五寨訊）五區孫家坪搶種結束後，進行檢查，會上幹部提出在接受「一垧不荒」、「一垧熟地」的口號後，給群衆解決困難時，缺乏階級觀點，形成不看對象，「有求必應」。因此有些不需要籽種的人，也故意向幹部說：「咱沒有籽種。給咱也解決一下吧，不然我的地就要荒了！」幹部怕荒了地，也就貸給了。在坡底和中所村，甚至發生將籽種錯貸給破產地主的現象（發覺後已糾正）。可是對於地主荒下的六十八垧熟地，卻沒有及時的分配給群衆耕種，一直到現在還荒着，對這些缺點，決定會後深入檢查，將地主荒下土地，立即分配給群衆耕種，同時幫助他們解決耕種困難。（史健、宋希文、東方明）

工作團李銀根誤信讒言

新惡霸公報私仇

平魯南坪村中農董二圪坦被使犯經發現後糾正

（平魯訊）工作團幹部李銀根在四區南坪村進行土改段工作，被村代表段富（新惡霸）利用，誤鬥了中農董二圪坦，已被糾正。李銀根去了該村，不向貧苦群衆調查了解情況，只在村幹部中簡單的研究出七家地多的對象。第四天把這些鬥爭的對象鎖在隔院窰洞裏，即召開群衆大會，也沒經過群衆說理，就往出要地，會場被公報私仇的段富掌握，他宣佈：「董二圪坦過去僱過半個長工，養過騾子，叫他獻地。」董害怕鬥爭，遂答應將他耕林的兩垧好地「獻」出來。第二天董說他的老紅契找不到了，段富即[illegible]把董吊起，[illegible]民兵說老李是包庇[illegible]段富就故意[illegible]「撤[illegible]戴紙帽子」，[illegible]又給了董二圪坦四斗黑豆。這些行爲均被工作團負責同志進行了糾正。在該村又經過二十多天的啓發教育，群衆起來首先揭發了段富新惡霸事實：他在今年正月公開窩賭，騙哄了非坪鎭賣鹽夫婦的毛驢一頭、鹽一馱，使[illegible]回去。段又拿[illegible]布個人做生意。他就假冒「抗屬」，要村人優待他，父子三人少出抗勤，並企圖霸佔董的閨女未逞，又因董向村公所報告他窩賭，就和董家結下私仇。這些罪惡事實，段亦當場承認。群衆遂決定撤銷其代表職務，補出貪污款，抗勤上佔去的便宜。「獻」出的兩垧地，全退回去。李銀根向中農董二圪坦道了歉。（師二平）

岢嵐王家溝

檢查軍鞋工作

過去平均攤派不公道

今後貧苦婦女要少派

（岢嵐訊）二區王家溝行政村上月二十六日，幹部在接頭會中檢查了軍鞋工作，發現了過去不按成份及實際情況，平均分派的錯誤。如明家溝自然村，五月份發來一批軍鞋，該村派了十五雙，幹部即不管是地主、貧僱農，一個婦女分攤一隻，做出來的鞋子，長短、大小、樣式也不一致。又如，磚窰自然村，採取按戶均派辦法，凡有婦女的人家，不問有婦女多少，每戶平均分攤一雙，又不照顧技術好壞，如貧農武鳳三、寠其小二戶，技術均差，每做一次即被退回一次，但非做不行，幹部說：「做不成，買也得買了來交任務。」因此，全行政村在五月份內共做七十五雙鞋，被退回了十六雙，粗糙自己也不能穿，白把工東西浪費了。最近經研究後，決定了如下幾項辦法：（一）首先照顧貧僱農，特別是其中技術差的婦女，應少派；地主、富農婦女不大參加勞動，應多派；（二）爲提高質量，採用記工辦法，一雙鞋記一次工。這次做幾個，再次就那幾個做，要常補，使她們彼此不起爭執，長短、顏色、式樣都要一致。在婦女自願原則下，會做與不會做的可組織變工；（三）軍鞋緊要時，兩戶做一雙，一戶做幫子，一戶做底子，樣式要統一。（王存恕）

永和一些幹部

交出貪污財物

（永和訊）縣區幹部在縣幹會中，展開了反貪污浪費的互相批評及坦白反省。公安局郭光清同志說他曾於去年打開永和縣城時，沒收過大衣一件、包皮一塊、法幣五千元以及屢次貪污糧票四十斤，都願全部交公。二區林區長亦提出自願將非法賺來的二十九斤棉花完全交出，並保證以後再也不貪污。公安局長晉振同志已將竊取群衆鬥爭果實之夾衣一套、大衫、襯衣各一件，交給領導機關轉退還群衆。（蔣占鵬）

尋
遺
成
堂
保
保
海

物價騰漲生活困難
上海又捲起壯闊工潮
十二個重要企業工人參加工潮

（新華社陝北一日電）滬訊：上海最近又捲起壯闊之工潮。自六月初旬迄今，參加工潮者，據不完全統計，已有織襪、絲織、捲菸、內衣、西服、鉛印、染織、縫紉、民航、皮革、針織、肇新等共十二個重要企業單位之工人。此次工潮，乃由於物價騰漲，生活困難所激起。十一日，絲織業男女工人要求社會局參加談判，警局竟捕去該業工人代表七名，因此激起該業工人之騷動，曾將警局加以包圍。工潮擴展中，織襪業工人聯合會主席賀鳳榮被特務綁架，二十八日，一千餘工人（大多數為女工）在市政府門前舉行請願示威，要求立即釋放賀鳳榮。工潮初起時，蔣記社會局竟下令嚴禁各業工人在「勞資協議或呈請『公斷』期間之罷工怠工等行為」，勞工界對此極感憤慨。刻工潮正在蔓延擴大中。

紫石群衆展開自衛運動
粉碎敵多次「掃蕩」

（新華社華中一日電）蘇中海（安）泰（州）縣北側紫石（新縣）縣羣衆展開「地雷」、「抽橋」、「五匿」（匿，土語，藏之意）等自衛運動，粉碎蔣軍多次「掃蕩」。該縣鄉設「戰時指揮聯絡站」，統一指揮，村設爆炸狙擊組，在敵來路上層層設雷，並結合步槍狙擊，僅五月中旬蔣軍「掃蕩」第一天，即炸死炸傷敵三十餘人。敵竄驚之下，以磚瓦泥塊探索地雷，緩緩行進，從虹橋至裴家莊不滿十里，整整走了六個鐘點。敵所到之處，羣衆即機智地利用水網地形，在「多抽一架橋，抵到一挺機關槍」的口號下，敵人到那裏，橋就抽到那裏。一次，敵東西約會莫家莊，東路敵面隔大河，無法前進，西路敵擬其被我包圍，趕來增援，無方隔河混戰，傷亡甚大。在容含滸野方面，提出「不與敵人見面」，有組織的轉移，並展開匿鍋、匿犁、匿船、匿糧、匿鋤等五匿運動，使敵每到一地，難以立足。當敵人「空心戰術」傾巢出犯時，在敵心臟地區之民兵羣衆，則提出「挖心戰術」，捕捉少數游偽，使敵首尾不顧，由於此種轟轟烈烈的羣衆自衛運動，並有力結合地方兵團之游擊戰，敵從今春以來，雖曾發動一千人以上的五次大「掃蕩」，但每次推行不到數天，即狼狽竄回海泰綫。

冀中地武活躍平南
收復龐各莊等六據點

（新華社晉察冀一日電）冀中永定河以北解放軍地方武裝一部，於五月二十五日起，僅三十三分光復北平以南五十五里蔣偽重要據點龐各莊。與此同時，另部地方武裝攻克固安以北公路上之榆垡據點，及良（鄉）大（興）宛（平）涿（縣）地區之馬頭鎮、東西黃垡、禮賢鎮、東下莊寺據點。至此，固安蔣偽與北平間之交通全被切斷，愈益孤立。

桂粵台等省
水災更嚴重

（新華社陝北一日電）據中央社訊：桂粵台等省水災連日更形嚴重，桂西南平地水深已逾二丈，災民遍野。廣東沿江各縣災民已達五百萬以上，死亡失蹤者約有六千人，受災田地達七百五十餘萬畝。台省台中之登前水災，估計損失約在台幣三十餘億元（台幣與蔣幣比值為一比四十三元）以上，現岸堤決口及將潰者共有六十餘處，長堤崩潰萬餘公尺，災區勢將繼續擴大。對此深重水災，蔣介石政府不但未謀妥善措施，反而於二十八日發表在台灣實行隨賦「徵購」糧，加重災區人民之負担。

陳瑾昆教授
支援蔣管區學生運動
要求懲處蔣介石等內戰賣國罪犯

（本報訊）著名法學家陳瑾昆教授頃著文向全國同學廣播，支援五、六月間澎湃全國的學生的罷課運動。該文首稱：「這次全國學生的罷課運動，是在「反內戰、反飢餓」的正義口號下舉行的。蔣介石不但沒有絲毫反省，反而特別頒行了血腥的鎮壓法令，連續演出了兇惡的殺罪行，因而激動北大學生，提議再舉行「六二」全國總罷課、罷工、罷市的運動，已經得到了全國學生的響應，工商界和全國同胞都要起來響應，也是必然的，應該的。北大、清華教授已經起來響應支援了，我在北大和朝陽有二十年歷史關係，去年秋毅然忍心，離開這兩校，也是為正義和良心所驅使，已有致兩校公開信說明，這次看見了中國歷史上「新的學生正義浪潮」，自然仍要受正義和良心的驅使出來響應支援。」陳先生繼即指出：「自從五四運動以來，反帝反封建運動中，都有學生的英勇奮鬥，這次「反內戰反飢餓」運動，也是繼續反帝反封建運動中英勇奮鬥的更偉大的一種。」並稱：蔣介石「內戰了二十多年，為了「不予家奴」，而出賣祖國！以前的敵敵被他打倒了，或是向他投降了，只剩下共產黨，一方面是他的最大的敵人，一方面是人民的惟一救星，他愈加想消滅它，人民就越加要擁護它。蔣介石以為以前勾結多數帝國主義，手段還不夠狠，程度還不夠兇，這次就拚命勾結美國，並拚命出賣祖國，拚命殘殺同胞，於是內戰和賣國，都開了歷史上未有的前例。然而結果，只是一方面愈打愈弱，一方面愈打愈強。蔣介石和他的走狗死黨，最近都要走上斷頭台，這是中外人誰都看得清楚的，就是他的洋爸爸美帝國主義，也決不能施出什麼起死回生的妙手。現在蔣介石和美帝國主義，是完全不要全中國人活，人們起碼是有生存權的，各位「反內戰反飢餓」的口號，是正當的，是要極力支持的。」至此，陳先生說：「我們一般人的看法：蔣介石和美國反動派，是要與一般的法西斯帝國主義一樣，一定要走滅亡的路」，並說明共產黨的最低要求，只是恢復政協路綫，恢復去年一月十三日停戰令生效時的軍事位置，取消偽國大與偽憲，『這對蔣介石是異常寬大的，然而他一定不應允，他的死黨和乾兒，也一定不讓他應允，這不只是向共產黨進攻作對，也是向全國人民進攻作對！所以現在共產黨和全國人民一起來求自衛，求生存，求解放，是一個你死我活的局勢。』」該文最後稱：「我是一個站在正義而且站在法律立場上的人民，我主張：我們人民，對於蔣介石和他的死黨走狗的內戰賣國罪行，要和對法西斯戰爭罪犯一樣，制定一部「內戰罪犯懲治條例」，把這些比德日意法西斯還要無天良無人性的一羣吸血兇徒，一一加以懲處，這才能出我們人民的一口氣！」

劉善本等起義週年撰文
盛讚解放區建設成就
號召蔣空軍人員響應反內戰起義

（新華社陝北一日電）反內戰起義之空軍人員劉善本、張受益、唐世旭、唐士文等，於去秋參觀延安各解放區，頃於六月二十八日起義週年紀念日聯名撰文，盛讚解放區各項建設之成就，對土地改革與各解放區人民解放軍的勝利，倍加讚揚。他們並用事實說明「蔣家政府總崩潰開始」，號召蔣管區空軍人員勇敢的覺悟，反內戰起義，和人民站在一起。劉善本上尉並單獨發表「給國民黨空軍的一封信」，該信列舉其在各解放區目睹之事實，說明解放區建設之成績。劉氏以他們在陝甘寧邊區「八、九天之旅途中，竟沒有見到一個荷槍的士兵」，說明解放區社會秩序安定，人民生活幸福，認為「不能不歸功於共產黨實行耕者有其田政策的成功。」劉氏特別詳述進入其故鄉山東解放區的見聞，與十餘年前之山東做一比較。他以在一個鄉村裏看到農民自己演出大型秧歌劇「白毛女」為例，說明人民生活富裕，「文化水準已普遍提高」，比之十餘年前「窮落後」及困苦的山東，「進步了何止幾百年」。劉氏特別提及在太岳解放區親眼看見被俘將軍一旅旅長[illegible]民意，使他確信解放區新聞的真實。劉氏信末強調指出：空軍已經不能挽救蔣介石覆滅的命運，「現時間已經很短，不容再遲疑觀望」。

濱海地方武裝
半年殲敵四千八百

（新華社山東一日電）濱海軍分區司令部頃發表今年上半年地方武裝戰績公報，計大小戰鬥二百六十三次，斃傷敵二千一百七十六名，俘敵二千六百五十名，繳獲長短槍六百八十九支，手砲七門、迫擊砲三門、輕機槍六挺、信號槍三支、各種步槍彈三萬餘發、砲彈七百九十發、汽船兩艘，炸毀汽車兩輛。

冀東民兵五個月戰績輝煌

（新華社晉察冀一日電）冀東民兵半年來保田愛國戰爭中，獲得光輝戰績。自今年一月至五月底止，不完全統計，共作戰四七二九次，爆炸二八六次，斃俘五蔣偽「伙會」（蔣軍地方武裝組織，為惡霸地主及過去敵偽人員所把持）一八三二名，破壞公路一八四里，鐵路三十五里，偽碉三十五座，摧毀大鄉偽壘據點二四八座，繳獲及炸毀火車輛七個，鐵甲車、坦克車各一輛，繳獲步槍一零五枝、各種彈藥一萬二千餘發及其他大批糧食物資。

美國各界人民團體
抗議蔣政府鎮壓學運

（新華社陝北一日電）據美聯社二十九日電訊：中國國際人權保障會頃發稱：最近該會接到美國各界人民團體抗議蔣政府用暴力鎮壓反內戰反飢餓示威運動的許多電報。來自伊利諾斯州的美國青年民主促進會的一個會員的電報說：「我們全心全意地支持你們的奮鬥。」其他各團體一致贊成該會的要求，並鼓勵該會繼續為釋放示威遊行中被逮捕之學生及其他民主人士而努力。

晉南工商業名城新絳解放後
私商五百餘家復業

（新華社呂梁三十日電）晉南著名工商業城市新絳縣解放兩月餘以來，全城五百餘家私商已復業，其中有棉織、捲烟等小型工廠作坊一百二十餘家。新絳戰前為晉南三十六縣貨物集散地，擁有商店兩千餘家，棉織、皮毛、軍帽、捲烟等手工業作坊三百五十餘家，並有火柴、紡織等近代化工廠兩家。經日偽蔣閻多年統治，工商業逐年萎縮，殘存者不足四分之一。閻政權今春三個月即向城關商民勒索法幣附值一千四百餘萬元，向商戶「徵兵」一百名，實丁一名為一百五十萬元，該城大企業如民國十年開辦的招泰工廠等，皆為閻錫山控制的山西工業托拉斯和官僚企業公司所獨佔，招泰廠經理傅某並因反抗被扣押，直至解放軍進城後始由監獄放出。四月初旬，該城解放後，民主政府立即宣佈保護私商政策，給小手工業貸款冀鈔五百萬元（合蔣幣五千萬元），向工人發救濟糧四百石，並發動老解放區商來大批山貨藥材等土產出售，同時採購布疋及各種必需品，遂使新絳各貨銷售極速，供不應求，大批失業工人獲得工作。現物價普遍下跌，麥每大斗賣鈔一千二百元，下跌百分之十五；高粱每斗二百元，下跌約四分之一。

冀魯豫三十萬翻身農民
修築黃河大堤自救
河西民兵擊退企圖渡河敵

（新華社晉冀魯豫一日電）冀魯豫三十萬翻身農民，繼續冒着日灣暑及蔣偽襲擾，修築黃河大堤自救。昆吾（新設縣）、濮縣、濮陽各一部）擬定[illegible]人參加修堤，實到者達四千五百人，在家生產的農民紛紛獻麥以援修堤羣衆。參加修堤的七名中西醫生捐獻藥品，無償為堤工治病。女人亦和男人掀起修堤熱潮，高營六十多歲的老女村長給男人們作飯燒水，抽空還到堤上拉土推車。壽張全縣經過嚴密分工，男人修堤，青年婦女拔草鋤地，男人沒有任何特別顧慮，修堤細緻，二十天的任務，可在十五天內完成。

（新華社晉冀魯豫一日電）六月二十日晚八時，蔣記兵船七隻在砲火掩護下，向河西（新縣）平陰、茌平各一部）二區之劉非驛進犯，企圖渡河破壞修堤工程，當被該縣民兵發覺，待其駛進河心，即以集中火力猛烈射擊，卒將其擊退。

（新華社晉冀魯豫一日電）記者巡行於壽張境內佛樓至劉橋長達二十里的黃河堤岸上。該地是陽穀縣農民修堤地段，鐵鍬黃土到處飛舞，大車往來穿梭，堤上堤下歌聲不斷。我被農民們鼓聲熱潮吸引得呆住了。忽然，遠處傳來空襲警報，農民們放下修堤工具，鑽進單人防空洞，五分鐘內，人蹤絕跡。蔣機盤旋數周後，憤怒四處立即傳來激烈的罵聲，據說蔣機每日防空要有五次之多，蔣機掃射修堤工人成為常事。當記者行至孫口險工西南四百公尺處之河灘上，持槍守衛新堤的民兵，虎視眈眈，監視着對岸蔣軍七十四旅二二二團盤據的蔡樓。十六日上午，蔣軍以機槍密集掃射，子彈飛落堤頂，打得泥土飛揚，農民繼續修堤，情緒如常。十一時，蔣軍又發射迫擊砲彈，大部落於堤潤的較河堤上。一位叫做陳樂生的農民被炸的埋在土裏，有的被濺了一身水，有的被濺進了一身泥，農民們憤恨極了，自動取消午睡，提前上工。薛村賈非的下午人挺繼回村吃飯，他們索性連幹下去，一面挑土，一面大喊：「老蔣的美國伙計，砲彈嚇不住咱們，修堤為自己」。農民們的吶喊，淹沒了對岸不時送來的冷槍聲。

意大利民主力量　反對法西斯份子暴行

要求加斯貝利政府嚴懲政治匪徒

（綜合報導）自加斯貝利組成了清一色的基督教民主黨政府以後，意大利政局掀起了很大的波瀾。一面是反動份子與法西斯份子的猖獗，另一面是民主運動的高漲。二十四日，在西西里出現了以地主為背景的反動的土地黨人底恐怖行動，威脅民主黨派與團體，毆打民主人士，甚至於毆打西西里省議會中之民主代表。從被破獲的「法西斯革命行動」及下層組織中，竟搜出法西斯份子之武器軍火。含法存在的法西斯團體「意大利社會運動」，暗中受控制於設在阿根廷的「臨時法西斯政府」。這些反動份子的活動，與加斯貝利政府有關，目前已遭受意大利民主力量的堅決反對。人民聯盟的代表科羅瑪尼在巴勒摩之西西里省議會中，斥責土地黨人。巴勒摩人民於二十五日在省政府門前舉行示威遊行，要求鎮壓反動份子之政府斷然處置。同日，在羅馬、熱那亞、米蘭及其他各城市，都舉行了反對土地黨暴行的羣衆大會，參加米蘭羣衆大會者在十萬人以上。在羅馬、熱那亞、佛羅倫斯召開的會議上，共產黨、社會黨、意大利勞動人民黨、行動黨、共和黨及「勞工民主黨」的代表，為了對抗法西斯恐怖主義，已決定建立「保衛自由的共和陣綫」。意大利勞工聯合會書記處維多里奧與巴蒂，偕西西里勞動人民代表團謁見加斯貝利，並將勞工聯合會決議一件交給加氏，該決議要求政府從速處置西西里的政治匪徒，及在西西里實行土地改革，以根除地主之反動。在此次西西里事件之前，各民主報紙早已揭發加斯貝利政府的反動性，社會黨機關報「前進」尖銳的指出：「左的言詞，右的行動，左的政綱，右的人物，——這就是實踐中的加斯貝利的中間主義。」共和黨機關報謂：加氏政府的組成，說明了基督教民主黨已走上可恥的自殺道路。

法礦工罷工　波及全國一切煤礦區

法共堅主成立民主聯合政府

（塔斯社巴黎二十八日訊）法國的罷工運動正日益發展，礦工的罷工實際上已波及全國一切煤礦區。銀行職員亦在罷工中，其罷工委員會已決定停止各銀行的一切支付，工資的支付亦包括在內，西特隆汽車工廠及其他許多企業部門的工人，仍繼續進行罷工。礦工的罷工危及法國北部的全部工業，而鐵路工員的罷工，即妨礙貿易、鐵路與政府機關的正常工作。工業部長拉科斯特於昨日接見礦工代表，以便獲致使工人滿足的解決，但在最後的一分鐘，政府還拒絕滿足礦工的要求。鑒於此種緊張的局勢，法國政府在六月二十七日從早到晚均舉行會議，惟意見紛歧，下週國會將討論有關政府經濟政策的正式質問，屆時，可能提出對拉馬第政府投信任票的問題。「解放」報在估計內閣組成的可能變動時寫道：部長會議副主席泰侯（人民共和黨人）發表意見，贊成擴大政府。[illegible]指出政府內部缺乏團結，道：「現在只有在社會黨、共產黨、人民共和黨聯合基礎上，建立一個民主政府，這是共產黨兩年來所堅持主張的。」

印尼人民準備全力抵抗

荷反動派佈置新進攻

（綜合報導）最近印尼形勢，因荷蘭堅持其最後通牒和佈置新的軍事攻勢而益趨緊張。荷印總督范穆克曾於上月二十三日將荷蘭政府之最後通牒遞交印尼共和國，堅持印尼須接受荷方五月二十七日照會中所包括的要求，即成立印尼聯邦政府（按：印尼聯邦包括幾個單位，印尼共和國僅是其中之一，而由荷方策劃成立之東印度共和國亦為其成員之一，荷方要求成立此聯邦政府，旨在利用其附庸，干涉印尼共和國內政外交）及荷印聯合治安部隊。據息，印尼總統蘇加諾已於二十八日發表正式答覆，拒絕荷方所提建立聯合治安部隊。在此之前，印尼總理沙利爾曾主張對荷蘭採取讓步，但印尼共產黨、社會黨、社會主義青年黨及勞工黨等左翼集團，均於二十六日表示堅決反對，蘇加諾之國民黨亦不贊成，沙氏乃於二十八日宣告辭職，總理職務已移交總統蘇加諾。據印尼共和軍總部頃發正式報告：荷蘭定於三十日上午六時向印尼發動總攻，為應付此一事變，印尼共和軍總部已於二十九日發佈命令，要一切戰鬥部隊準備進入全力戰鬥。印尼共和國並於二十七日正式通過成立人民國防總部，以準備進行全面抵抗。荷蘭民主人士紛紛反對當局此種侵略行動，阿姆斯特丹中央職工會負責人頃公佈決議，宣佈總罷工，抗議荷蘭坦克部隊在阿姆斯特丹附近集中，準備運往印尼，屠殺印尼人民。

蘇參加巴黎談判使反動派陰謀落空

美反動派出爾反爾　又圖抹煞馬歇爾計劃

（塔斯社巴黎二十七日電）正當巴黎三外長會議之時，美財長斯奈德日前說，他認為馬歇爾計劃的內容，不能解釋為含有邀請其他國家請求美國給予較過去為大的經濟援助的東西。斯奈德宣稱：馬歇爾只有一個意思，即促使歐羅巴國家審查一下他們能為他們自己作些什麼。斯奈德的話，使英法某些報紙不得不懷疑馬歇爾計劃在各方面的實施性如何，以及究竟有無此種計劃。法國某些人士擔心斯奈德的聲明，可能是一個把馬歇爾計劃一筆抹煞的修正案。從反動報紙的[illegible]

簡訊

（塔斯社訊）蘇聯與匈牙利兩國協議已於本月中旬簽訂兩國間直接的貿易協定。（又訊）捷國工商部長[illegible]部長沙伏[illegible]及農業部長[illegible]於本月十五日赴[illegible]後，已於二十七日乘機離蘇京。

二十六年的冤仇

曾孚

中縣孫家塔有個武毛氏老婆，今年七十一歲了。當在民國十年的時候，地主武鳳鸞把她一家弄的家破人亡，留下她，被搾的在地主的淫威下，不敢[illegible]她已死的人報仇，[illegible]人在冤苦中度過了漫長的二十六年。

她丈夫武鳳桑在時，家中有三垧半山地，一處房宅。她丈夫和大、二兩兒，僱長工，做木活，辛勤一年一年，仍維持不了一家人的生活，[illegible]……武鳳鸞[illegible]房宅全算了去。

[illegible]，無處安身，一家人只得背鍋去深山大林中，竟無人煙的荒地上開闢自己的家。武鳳桑引着剛能勞動的三兒，帶上做木活的工具，到了那裏。白天，父子們勞作一天，夜晚，[illegible]……孤僻的荒山中建家立業。這時正在寒天，每日裏，武鳳桑帶上三兒、四兒，[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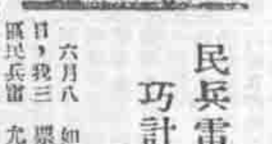
[illegible]第一年。

第二年，生活比較有些辦法，[illegible]……他們在山裏安下了家，修了五孔窰洞，招來了外甥安瀾王潤子在此居住作伴，房院亦修得整整齊齊。他們準備在此長期住下去。[illegible]……

[illegible]……母親也病了，吃不上奶，也活活的餓死了。最後，她自己也因焦急病死了。兩家人命，就被地主武鳳鸞[illegible]……

但，武毛氏仍和兒女在這苦生活下，[illegible]……母子們照以往一樣的耕地下種。可是地主的心並沒有呵！這一點微弱的生活希望，武鳳鸞都被摧的粉碎了。[illegible]：「山莊上窩藏土匪，山上人家要放快往下搬，再不搬就一火燒山。」孤苦伶仃的母子三人有什麼辦法呢？只得忍痛離開自己開闢的土地和被抄毫齊的房屋，往山下遷移。……

此冤此仇，整整隱忍了廿六年了。今天武毛氏站在她丈夫靈位跟前（羣衆[illegible]），[illegible]……不行！」



民兵雷克智　巧計活捉曹子良

天明

六月八日，我三區民兵雷克智等二人從羣衆中得悉敵王郭村長曹子良又到王郭（在敵臨時據點岳封東四里油房坊西三里）搗亂，氣的他二人冒火。但只有一條槍，怎樣去捉？人忙智生，他們打點了一番，便趕向王郭村步前進。

二十分鐘後，王郭街頭出現了兩個勾子軍，一個背條步槍，一個徒手。剛便問老鄉：「我們的村長在那家喝？」老鄉引他們到安二仰門上，徒手的便去[illegible]，見炕上擺着肉碟子酒碗，曹子良正要吃呢：「你是曹村長了？我們營長請你喝。」曹子見服裝是保安一四團，便問：「你們在那裏住？營長有什麼事？」「在岳封住，有什麼事，你去了就知道，叫你上來！」曹不敢違抗命令，跟着走出來，到大門口，徒手拉的猛住村長胸口，喝令徒手：「捆起來！」曹[illegible]：「這是怎樣？」回答是：「上邊命令，我們不知道。」順手從腰間掏出繩子，於是捆起來，曹村長像死狗一樣不願走，一民兵說：「村長快走，八路軍來了！」曹聽着飛跑。出了二里路，曹發現路子不對，才問：「怎樣往八路軍的地方跑呢？」回答是「快走！不走收拾了你這個官，土匪！」曹村長兩腿一軟，磕頭如搗蒜，順手掏出一大包票子，塞在民兵手裏，並允許再給兩個金戒指，好賴饒過他的狗命。民兵說：「票子我收起了，可是你做得定。」天還未黑，三區公所收到曹子良一名、蔣幣三十三萬八千元。

按曹子良是河北人，曾勞任偽軍小隊長，偷抽[illegible]，幫助扶長，任下郭村村長，他們捆了一種偷狼新辦法，在王郭村一貼屋子裏綁着棉子翻，把沒收食的人認到綁屋子裏，呼吸不得自由，因為出氣比餓肚子更要緊。所以他搶去人民的口糧不少。我前王郭村行政村長王士明同志為反對國賊暴行，被陰殺害，曹係兇手之一。

蔣軍「三用碗」

解放戰士們說他們的碗叫日常「三用碗」。他們拉時，進攻時，邊偷時，不敢走大路，不敢休息。我不明白「三用碗」的意思，一個笑着說：「早上洗臉，吃飯當碗，夜裏小便！」我問為什麼小便也用碗呢？他說：「班長不讓一個人半夜出去解手！」